

直播间里的“成人识字班”

巴掌大的屏幕也可以变成一块黑板，学生是一群不识字的成年人。52岁的李红每天要砌11个小时的墙、垒几百块砖，还儿子的大学贷款、给女儿攒嫁妆。但打开教成人识字的直播，她就放下活计，变成一名专心认字的“学生”。

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“成人识字”，会找到上百个直播间，他们大多是个人运营账号，有人是从幼儿教育转行，有人从没教过书、只有专科学历、普通话也不太标准。在直播间，李红找到了“同学”，他们有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也有手机“玩得很溜”的80后和90后。工地上、高速公路边、蔬菜大棚里，在劳作间隙、在孩子入睡的片刻，他们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同一块“黑板”。

丁小花是在短视频平台最早教成人识字的主播之一。她习惯了直播间里没有飞舞的灯牌、礼物，右上角不断跳动的数字证明着观众的存在。学生们不会打字，很多人的网名只有一串数字，有的遗留着语音转文字没有删掉的逗号和句号。

她教他们拼音、写字、手机打字、各种生活常用短语，有时还要帮着解决家庭纠纷。有的学生叫她“老师”，也有人喊她“福星”“救星”。

在这个大课堂，“毕业”标准是达到“小学五六年级水平”，这意味着识字量达到近3000个。在没有这3000字的人生中，大到做生意记账、给孩子办户口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小到在线购物、去KTV唱一首歌，甚至公共厕所进哪一边，都能轻易难住这群人。

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，他们仅占全国人口2.67%，许多人从没跟工友、同事说过自己不识字的痛苦。一位50多岁的学生说，“我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我当过母亲、妻子、女儿，但我从来没有同学。”

不认识两个字真是寸步难行

每晚10点后，直播间才会热闹，因为受众少、盈利不高，很多“老师”干了半年就不再更新。

丁小花是仍在坚持的少数人之一。在直播间上课，丁小花总习惯性地一句话重复三遍，声音拖得很长。弹幕流动也慢，学生们很少冒头，偶尔打出来的句子，也没头没脑的。他们说“老师晚上好，你饺子边”，可能因为课上正在教“绞丝旁”。

学生连麦读拼音，经常要迟疑几秒才敢念。有人连上麦后太紧张，一个劲儿地笑，说，“算了算了，我读不出来，心里怦怦怦。”有人念第一遍，错了，被纠正，又错了。5分钟过去，丁小花问，要不咱们下次再说？但学员还是怯生生地说，要读。丁小花很少发火，会让学员念到正确为止。

丁小花明白这种难以启齿的感觉。她是宁夏固原人，35岁，大专学历，西北口音浓重，总把“村”读成“聪”，“风”读成“分”。

丁小花的父母都不识字，往上数三代也不识字，她是家族里学历最高的人。她在银川干会计，三年前，她辞去工作回家带孩子，时间变得宽裕。和远在固原的父母聊天多了，她开始想教他们识字。

想到老家和父母一样的人有很多，大家一起学会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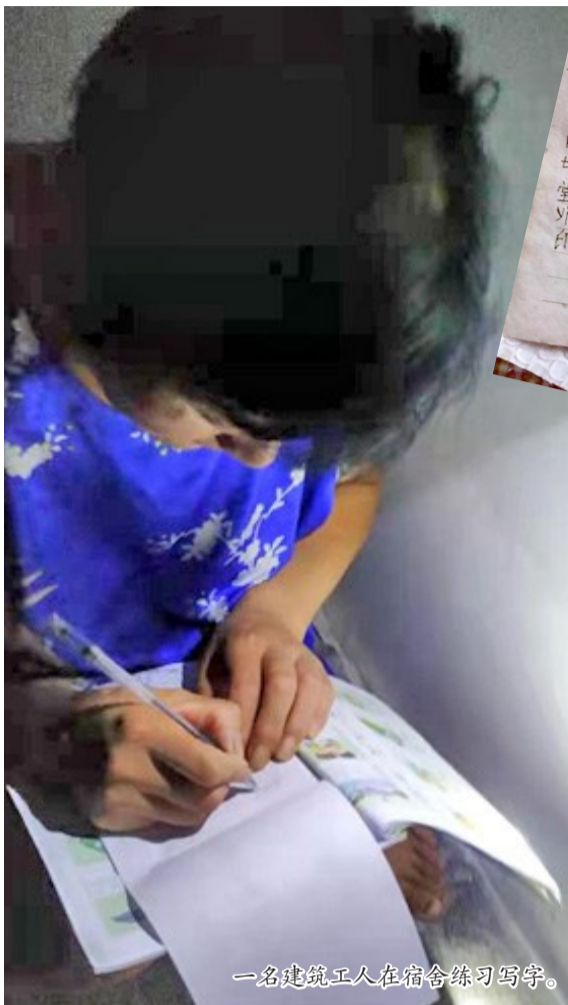
有劲头，她打开直播讲识字，同城的人都可以听。一开始只教单个字词，包括车站、银行和医院相关的日常用语。后来，全国各地的学生不断涌入直播间，她才开始系统教授拼音和大写字母。

许多人的隐私需求很难说出口。90后王美玉倔强地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期：想买牛奶味的沐浴露，不问导购，自己打开瓶盖凑上去闻；化妆水只买透明瓶子，不会和乳液搞混；卫生巾分不清日用还是夜用，买错了不少，别人问起，就说是囤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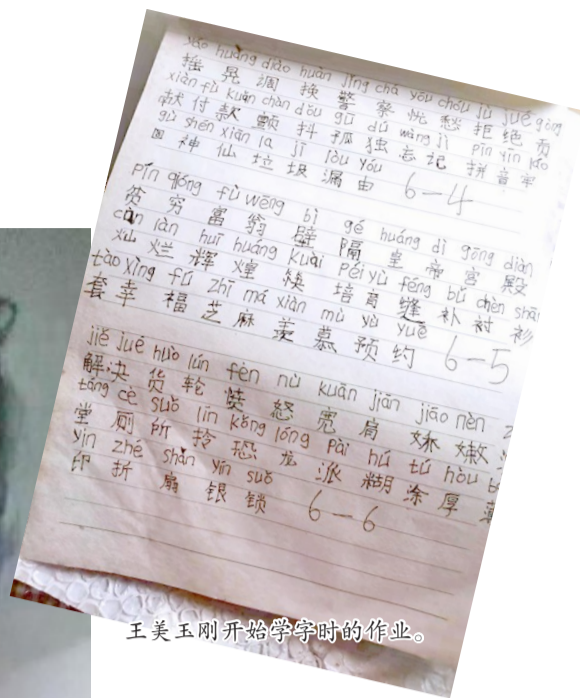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撑不住的时候，只能求人。上银行取钱、存钱，王美玉会找人一起去，但专找同村的，万一人家偷钱跑了，也知道他家在哪。

她母亲从小就说，“学不学（字）都一样，早晚要嫁人”。但王美玉不愿一辈子被困在农村，刚进入21世纪，14岁的她离开家，之后辗转于各种工厂，发现“勤”补不了不识字的“拙”。

近五六年，识字的渴望在她心底逐渐膨胀。写满字的屏幕出现在商店、医院、银行、车站，她越来越难隐藏自己的软肋。很多学生都有同感，一位50多岁的学生回忆自己小时候，路上“摩托车都很少”，没什么路牌，出门看路都是“走着问着”。现在人人都用手机导航，“不认识两个字，真是寸步难行”。



一名建筑工人在宿舍练习写字。



王美玉刚开始学字时的作业。

要不是我没读书你还赶不上呢

没人能说清楚达到什么标准算“毕业”，丁小花觉得是掌握所有生活常用字，程杰觉得是能自己通过网络搜索查生字、解决问题，“万事不求人”。主播刘嘉则希望他们能实现正常书写和独立阅读，虽然10个学生里，只有两三个能阅读完整的段落。

他们日常接触的文字很少，阅读能帮他们复习巩固。所以除了识字和拼音课，她还开设了阅读班，带着学生们读小学课文。

一位54岁的农民，白天在蔬菜大棚里忙碌，晚上睡前一定要读书，出声地读。为此，她专门买了一个大灯泡，一把放大镜，每天晚上给孙子洗完澡，坐在纱帐里，抑扬顿挫地读《夏夜多美》。

对于那些生活早已“定型”的人来说，识字就是为了圆梦。一位60多岁的学生，从没走出过家外5里地。为了能一个人赶集，她把笔和纸条带在身上，在田间地头写，在厨房里写，在洗衣服时写。鼓起勇气自己出门的那天，她第一次敢抬头，把一条街的牌匾看了个遍。

一位72岁的学生，刚开始拿笔都哆嗦，“硬划拉都划不上去”，现在因为字好看、作业认真、时间也充足，在微信群里当班长，加了20多个人的微信。她想起50年前在生产队当副队长，因为无法传递传达会议纪要被免，现在，她觉得自己是“有用的人”。

在“打字练习群”，学员们会分享自己喜欢的句子。一位70多岁的女学员发来一段摘抄，“慢品人生细品茶，夕阳路上度年华。每日开心悠闲过，留着健康看晚霞”。有学员喜欢抄歌词，“看岁月悠悠，不紧不慢拉着我走，孤独把我骗到路口”。

程杰看了，激动地在群里发语音，“谁说我们不行，你们都是被埋在土里的明珠。”

很多人已经把课看了好几遍，仍没放弃每天学习、练字。王美玉在风扇厂工作，一天打几千个螺丝，风扇在头顶嗡嗡鸣，汗流浹背。她在脑中一笔一画回忆新字，心就变得很静。每天晚上9点下班，她一回家就学新字，不学完不睡觉。

学生们总不好意思地说，自己学字后，变得“话多”。一位45岁的男学员跟着老板去饭局，他只是闷着头喝酒，“都在酒里了”。他技术好、受老板器重，同事不服气，拿他“没文化”这件事下酒。以前他总默不作声，现在他也学会了巧妙应对，“要不是我没读书，你还赶不上我呢。”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除丁小花、程杰外，其余均为化名）

（中青）

我年龄这么大还能学会吗？

很多“大龄学生”的学习目标不高，能记账做生意、学开车拉货，能考技能证书、进更大的工厂上班，就够了。

但听同样的课程，有人半个月就能学会汉字结构，有人学了一年还在单韵母“aoe”里打转。43岁的程杰在私立学前班教了10年孩子，她认为，教成人比教小孩费劲太多。“小孩是一张白纸，你一挥手、一张嘴，他们就跟着你读。在直播间这些成年人，他们有自己的主意，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更难扭转的是一些人的自卑心理。第一次进直播间的人总问，“老师，我年龄这么大，还能学会吗？”一遇到困难，过去几十年“低人一等”的痛苦就会涌上心头，“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”。

为了帮助他们理解课程，程杰努力贴近生活。用“度”组词，她解释“浓度”，“就是你们打农药时候管子里的药”。讲“浮”的右半边结构，她提问，“爪子下面有孩子，农村常见的，想起来了没？孵蛋嘛。”读单韵母“u”，她教他们嘴型，“你家孩子生气时嘴巴怎么嘬，你就怎么嘬。”

学员在直播间连麦读书，老师们有时能听到，电话那头传来子女、配偶的冷嘲热讽，“净干这没用的”“要是你能学会，我把姓改了”。一位学生曾经想要退钱，因为她的丈夫反对她学习，砸了她的手机，撕了她的书。她只能躲在被窝里偷着学。

程杰常对受挫的学员说，“你更应该改变，家人不支持，说明你没有地位。为什么没有地位？因为你不会识字，什么都做不了。爱是相互的，哪有单方给爱，一辈子不求回报的？”她推荐学员们让家属帮忙分担一些家务。

老师们发现，这些不识字的学生中女性占大多数。据《中国统计年鉴（2021版）》统计，中国文盲群体中女性占75%。